

若有所思

透明的米

□潘新日

米,是脱光衣服的稻,养活了天下人。米是好东西。我父亲时常端着碗感叹。他这辈子经历的饥饿太多了,看见米,就看见了亲人。

我上学时,家里每星期给我六斤米作为伙食。不够吃,我就从家里用罐头瓶带咸萝卜干和炒熟的萝卜叶下饭。

学校的食堂并排放着十几个装满米饭的大木桶,米粒晶莹剔透,远远地就可以闻到米香,这种诱人的香味一直伴随着我的中学时代。

河水浇灌的水稻总是那么饱满、金黄,米质上乘,入口香甜,带着人情味。

天下有多少米,地上就有多少人。

米,是人间的仙丹,养活了地球。人类有了米,就有了骨气。米的性格很软,但它能用养分撑起人的骨骼。

米的一生是穿越整个夏季的。热,让它们更加丰盈。父亲择稻种,一粒一粒地挑。他把最好的稻子当成来年的种,那里有他的汗水和饱满的真情。

稻芽一直起身子,父亲的腰就弯了下去,他在找秧苗里的野草。

我不喜欢插秧,腰都弯断了,还不见功。父亲不,他能坚持下来,秧苗捏在手里,心里已经看到了明亮的米。这是信念,也是希望。父亲直不起腰,是他一直对米保持恭敬的表现,劳损永远保持了劳动的姿势。

米在水里养大。水是米的同胞姐妹。分蘖(ni è)、抽穗、扬花,米每成长一步,父亲的头发就白一片。我甚至怀疑,父亲的头发是米的根系。

米,喂饱了乡村。

衰落的老街有一家刘记米铺,早年很是红火。老板守着一个大埠口,把各地的米运过来,售给百姓。他的心不黑,米价低,老百姓都去买。卖米的人,手上掌握着乡亲的性命,自然会用米修德。心一黑,米就变质了。

米,就是良心。

一个人喜欢上米,他就会被米俘虏。米,在人的一日三餐里活着,把人养坏了。糖尿病人被米惯坏了,只能把米当宠物养在心里,米是他们身边的过客。更多的人和米相伴终身。米,是穿肠的饱嗝,有一股仙气。

父亲的米都含有他的汗水。米,是他一辈子的伙计。他和米共生,米的热量让他精神矍铄,他让米活出了人样。

米,喜欢变着花样养活人。可以熬粥,可以做大米饭,可以做米饼,可以和菜联姻,做出不同口味的食物填饱人心。

米,也会迷路。走不出来的米就变成了酒。它会让人乐,让人哭,让人醉。变成酒的米就是妖怪,让人成为鬼。

受过苦的人,米就是他们的命。

市场上的米都经过了美容,抛了光,有卖相,好像没红火几年。吃惯了米的人,开始返璞归真,老糙米又回来了。

米,有一颗透明心,和人心连在一起,让这个世界永远不饿……

洛城随想

心想事成

□徐礼军

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生活现象。

一天下班,我骑着共享单车一路领略大好春光,见路边花红柳绿,心情大悦,食欲大增,脑海里居然冒出三个字——构蒲穗。洛阳人真会吃,竟然喜欢吃这东西,在老家是无人问津的。想那丑丑的芽苞,能好吃到哪里?

回到家,爱人已把饭菜端上桌。我们边吃边聊,忽听到敲门声,开门一看,是邻居。这位芳邻端来了一大碗蒸好的构蒲穗,我惊得差点儿没接住碗。天哪,刚才的胡思乱想,难道被她感知到了?

芳邻蒸的构蒲穗软硬适中,甜咸适度、清香可口,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。

由这件小事,我又想到前几天的类似情况。那一次,我在公交车上听见两个中年妇女在谈论挖野菜的事儿,说哪儿能挖到荠荠菜、蒲公英,荠荠菜怎样包饺子才好吃……我听了就想,要是能吃一顿荠荠菜饺子,也算没辜负这美好的春天。结果一进家门,就闻到荠荠菜饺子的独特清香。那一刻,我简直觉得自己的感觉有神助,笑称:“知我者,老婆也。”

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,肚里的馋虫一旦被勾起,便会吃了这个想那个,吃了荠荠菜饺子,我竟又联想到蒸白蒿。小时候,母亲做的蒿子馍,那余味仿佛还唇齿留香。不用说,我这胡思乱想又变成了现实,餐桌上真的“长出”了白蒿。

你可能不信,说哪有这么巧?都是瞎编!虽说大家都叫我“徐编”,但这几件事绝对不是我编出来的。这么巧的事儿还有不少呢!比如某一天,我突然想吃浆面条了,回家一看,爱人居然真的做好了浆面条,而且是特意跑到涧东路那家有名的浆坊买来的浆。

我也常常感到奇怪,难道真有心灵感应?真有“心想事成”这事儿?受此启发,我便有意多想美事,比如开车一路绿灯,进了电梯间发现电梯正好停在一楼,坐公交车刚好有个座位,猛然想起某个朋友果然就接到对方的来电或信息,等等。你还别说,很多时候真的就遂愿了。

你也许会说,这不稀奇,只不过是意念的力量起了一定作用,加上巧合因素而已。在心理学上,这叫正向引导。以前看到这些理论时,没有认真体味,现在心闲了,不想“大事”了,光想这些生活琐事,竟发现还有这么多妙趣。

所谓“心想事成”是有理论基础和生活依据的。你信了,用心去做了,自然会得到相应的回报。凡有所想,皆为虚妄,那是虚无主义的说法;凡有所想,皆能如愿,那是过于天真的说法。但是,建立在正向引导基础上的“心想事成”,真的不是虚言妄语。其中的奥妙,谁试谁知道。

洛城笔记

陪床

□沈剑峰

爸爸终于睡熟了。我揉了揉发胀的双眼,看了一下手机,马上就凌晨五点了。我站起来,慢慢地活动一下酸疼的腰,可即便是这样轻微的动作,也还是把对面的陪床家属惊醒了。我抱歉地冲他摆了摆手,蹑手蹑脚地打开房门,出了病房。

在医院陪床,每天面对着生病的亲人、医生、护士,穿梭在医院的上上下下,整个人一直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中,那根弦总是绷得紧紧的,时刻警觉着。时间一长,就生成了一惊一乍的紧张情绪,那种心累和心酸是常人平时无法体会到的。

走廊里光线昏暗,护士站的灯光柔柔的,给人一种心定的感觉。病区还算安静,隐约听见危重病房里传出来心电监护仪有规律的嘀嗒声;走廊尽头,夜班护士正在和刚入院的病人及家属小声地交谈着。

走廊里摆满了加床、吊瓶架和氧气瓶,挤成了一条窄窄的过道。对于陪床的家属来说,在这样的环境下躺下来好好睡上一觉,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有的家属和病人挤在一张床上,更多的家属则坐在小马扎上,或背靠着墙,或趴在床尾,凑合着闭会儿眼睛。每当病人发出一丝声响或有人从身边走过时,哪怕声音再轻,他也会立刻惊醒。

终于走到了楼梯间,地上竟也沉沉地睡着几个陪床的家属,不时发出鼾声——是怕自己的鼾声影响病人休息吧。

我轻轻推开窗户,一时间,清凉的晨风扑面而来,叫人顿时舒爽了许多;深吸一口气,这才发现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疼的。

这时,背后传来脚步声,我回头看去,原来是危重病房23床的家属走了过来。他来到窗下,使劲揉着眼睛,顺手从兜里掏出一支烟,放在鼻子下不停地闻着。“在医院多少天了?”我问。“十九天了。”“老人情况还好吗?”“不好,已经下了四次病危通知书了。”“你那情况怎么样?”“也不好,白天又要复查了。”我们不再说话,只是静静地靠在窗边,默默地望着窗外。

几乎每天都会遇见抢救危重病人的情况,对每一个陪床的家属而言,每每听到心电监护仪的嘀嗒声,无不是一种煎熬。越是此时,越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生命对生的坚持,不放弃,决不放弃!而病人对生的那种渴望,也化作心电监护仪的嘀嗒声,给予每一个陪床的家属坚持下去的希望。

“我得回去了。”他说,“咬牙挺住啊!”“谢了,你也一样。”

转眼天就大亮了。走廊热闹起来了,陪床的家属们有的在活动着酸疼的身体,有的忙着打水洗脸,有的开始准备早饭。

回到病房,爸爸还在熟睡。我用冷水使劲地搓了一把脸,就轻轻地床边坐下,开始整理一晚的各种记录,等待着一会儿交班护士来查房。

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